

淑娟正看手机新闻,上头说菜蔬涨价,先是有“蒜你狠”,之后有“豆你玩”,如今又来了“向钱葱”……忽听门铃响,开门一看,竟是久违了的索索,索索一身名牌自不消说,人一眼,一股特殊的香水气息就辐射出来……

淑娟老公一回家,立刻发现沙发上有个扎眼的异物,淑娟不等他问,就拎起来显摆:“LV啊!正品啊!”老公吃惊:“哪儿来的?”淑娟就告诉她,是索索送的。索索原是淑娟的闺蜜,自从跟了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后,来往就很少了,但是索索又有最新款的LV包,这个去年秋天买的就多余了,开着宝马车路过他们楼下,顺便就上来赠给了淑娟。淑娟告诉老公,人家索索说起巴黎发音是“叭瑞斯”,说起那里的老佛爷百货店发音是“拉法耶特”,这包就是在那家店买的,包里还保存着那天的购物小票,三千欧元啊,合三万人民币哩!淑娟把索索的一

番指点舌给老公:这材料用的是“字母组合帆布”,这缝制是完全手工,这青金铜色的金属扣件是难以仿制的,瞧,包里还附有专门去污橡皮擦和金属扣清洁剂……老公搔着后脑勺道:“你接受丽芬这么贵重的礼物,也太……”淑娟道:“跟你说人家现在不用王丽芬那个名字了,人家现在就叫索索,她老公喜欢法国女明星苏菲·玛索嘛!”老公撇撇嘴道:“那老头是她老公吗?”淑娟道:“你管索索行二行三哩,反正她对我还是那么好,这包对她来说不是什么贵重物品,倒是个累赘,她说不收,她就扔咱们楼外垃圾桶里,她可不是说着玩的!”老公就说:“那你为什么不留人家吃饭?”淑娟道:“人家自然是又有饭局。”老公说出几家高级餐馆的名字,道:“是呀,她一定去那种地方了。”淑娟笑:“我也是那么猜的,索索笑我老土,他们那样的人士哪有去开放式餐馆的?人家都是去会所,没有VIP卡是不让进的啊!”

淑娟两口子都是靠一门技术挣工资的科技人员,买了套两居室的二手房,装修得似模似样,又都爱整洁,屋子里总那么清爽,除了不敢贸然生孩子,他们的生活堪称充满小康。按说添了个高级包,他们的日子会更加光亮,但是,当晚就出现了问题:那LV包搁哪儿保存呢?就搁沙发上?怎么看怎么是炫富的架势,犯不上。就挂平时挂包的地方?这包又不适合那么挂。这才懂得,有这种包的人家,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换衣间,换衣间里除了宽大的衣柜,还有鞋柜、帽柜、包柜……淑娟最后决定把包搁到他们俩的书房,老公跟进去看:“正如天竺机场T3航站楼是世界最大单体建筑一样,现在这个LV包是咱们家最贵重的一个单件东西,原来以为咱们的笔记本电脑最值钱,老怕丢,现在重点保护的应该是这个‘叭瑞斯拉法耶特’买来的‘字母组合帆布包’!”

第二天要不要拎那个包去上班?有淑娟略有犹豫,最后觉得“包既来之,何不用之”,就拎着去了,范姐看到笑笑:“现在仿真技术越来越高了。”小翠却抚摸细观后尖叫一声:“真的地!”先满脸羡慕,见淑娟从里面拿出一小包擦手纸,却又很快讥讽起来:“这种包哪是让你搁这种东西的哟!”再上下扫扫淑娟:“全不配套!这包要配香奈儿丝巾……”又满嘴滚珠地道出一大串与之匹配的名牌,涉及到全身服装鞋袜及装饰品,还

有化妆品、太阳镜、签字笔等等。淑娟不理她,范姐朝小翠摇头:“偏你都知道,你倒都弄来把自己彻底包装一番好不好?”小翠就笑:“我置备不起,就不兴知道么?其实现在有的小说里每段总得写到几个名牌,不用读万卷书,瞄一卷书就齐了!”副主任走了过来,大家赶忙盯着电脑忙碌。

熬到下班,老公开车来接淑娟,俩人吃了快餐就去看电影,买好票则要往里走,被保安从背后追上,招呼他们让挪车。老公说:“我的车停在正经车位上,挪什么?”保安非说是挡了道,别人的车开不出去。边争议边往外走,到了停车场,原来是辆玛莎拉蒂乱停在那里,淑娟指责保安:“你怎么诬赖我们啊?”保安指指她拎的包:“你拎这包,当然开这样的车啦!”后来终于闹明白他们开来的车不过是辆旧富康,保安只好再去找挡路的车主,临离开又用怀疑的眼光盯了盯淑娟的包……

看完电影回到小区,只见停着警车,问保安,说是业主报案,有贼入室盗窃,保安盯着淑娟拎的包劝告:“现在贼都知道各家不放很多现金,所以专偷值钱又好拿的东西,要是让贼先盯上那就麻烦了……”回到家,不待老公开口,淑娟就拨索索手机,很快通了,索索非常快乐地道:“我跟他都在巴哈马,住到下月再经巴西、南非回去,你有什么事啊?”老公问:“能退给她吗?”淑娟道:“蒜你狠,豆你玩,向钱葱……那烦恼都比不上眼下的包你烦啊!”

当一个写作者被指控有“抄袭”行为,一般会作出什么反应呢?我们看到的有这样几种模式:A. 对待法院的判决,赔钱但“拒不道歉”;B. 如鸵鸟般把头埋进沙子里,长时间装聋作哑,不作回应;C. 立即将相关材料交给学术机构,让他们作出权威判别认证……个人认为C的处置最为理智、得体。有没有面对同样“指控”作出别样反应的呢?有。最近我就碰到一例——

数天前突然接到北京一个电话,听到的是一位陌生女士的声音:“……我是何南爱人xx……”,何南?我脑子里快速搜索,一时想不起有关信息。对方接着往下说:“前天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上刊登了一篇唐小林的文章《当代文抄公是如何疯狂抄袭的》,文中指控我爱人何南写的《一代大师季羡林》抄袭了蔡德贵写的《季羡林传》。这个作者的指控不成立,您能否提供唐小林的联系方式,我们想跟他探讨澄清一下。”这下我才弄清楚,何南是《一代大师季羡林》一书的作者。于是我建议对方:与其与唐小林小范围商榷,不如请何南先生写一篇回应文章,公开澄清事实真相,效果岂不更好?

对方接受了我的建议。隔两天,何南先生的回应文章来了,题目为《我的答谢》。文章回顾了他写作该书的过程,最核心的是指出,唐小林指控的那些“抄袭”文字,皆是化用了季羡林本人散文、随笔、自传中提供的材料。为何与蔡德贵写的《季羡林传》有文字雷同之处?因为《季羡林传》作者也同样化用了季羡林本人文章中提供的传记材料。两本书的材料同源,因此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。

他的申辩是传记乃至非虚构写作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:如何参照、借鉴二手材料,尤其是已经作为艺术品面世的二手材料?避免“抄袭”、“挪用”嫌疑的上上策,是通过采访掌握大量第一手的材料,或通过考证索隐挖掘出新的材料,这都是别人未知的“新料”;对二手间接材料,尤其是已经成书的材料的使用则须小心谨慎,如果没新的思想角度去重新观照揉合那些材料,或无法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,只能挪用原文,则应注明出处,即使是来自传主本人著作中的材料也应如此。

本文主旨并非讨论传记写作中的问题,而是对被批评者何南先生“回应”的态度颇有一番感慨。何南“回应”文章用了《我的答谢》做标题,对批评者不但没有怒火中烧,或立马表示要诉诸法律,而是采取了一种感恩的态度,实在难得。评论家葛红兵在一篇评述《新批评》的文章中表示过一点遗憾,一些著名作家为何面对评论家的批评文章,几乎无人作出书面回应。评论家认真读了作品,对文本作出解析,付出了辛勤劳动,理应得到作家的尊重和重视,无论你的“回应”是认同,还是有歧见,都是可以发表出来进行探讨的,都是尊重对方的一种方式。朋友之间也是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的,由此创作和评论才字,皆是化用了季羡林本人散文、随笔、自传中提供的材料。为何与蔡德贵写的《季羡林传》有文字雷同之处?因为《季羡林传》作者也同样化用了季羡林本人文章中提供的传记材料。两本书的材料同源,因此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。

当某人被指『抄袭』……

陈歆耕



文坛吃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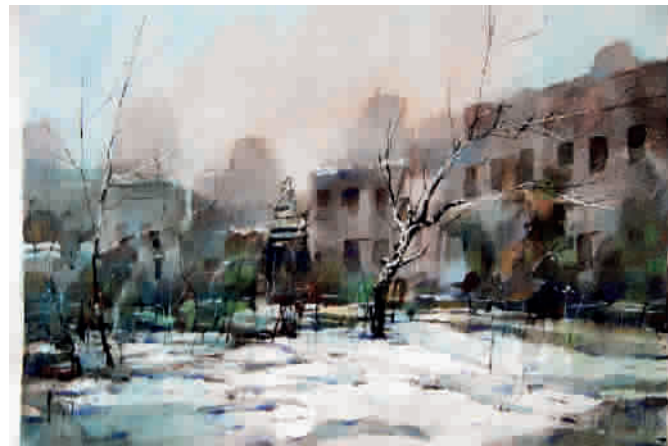
泥土的呼唤

青衫

花,离开了泥土。走得潇洒,神情毫不踌躇,走得骄傲,头也不愿回顾,也许你不再和春风絮语,因为从此无衷情可诉,也许你想撕去那飘摇的记忆永远告别痛苦,可你怎能忘记,那曾经给过你希望的泥土……当风雨把你击倒,是泥土唤醒了你,给你殷殷的鼓舞,虫豸咬你的心,泥土默默地把你的根须保护。泥土是你的母亲,花瓣上的露水曾是你激动的泪珠!——如今你走向高楼,在窗前耻笑泥土的龌龊;你踏进深院,在如海的重门里孑身独处,在檀木的花座上,在描金的花瓶里,你再不愿与泥土相处!回到泥土中来吧,花,别忘了泥土曾养育你。把自己当作灵芝,离开泥土也会朽枯;把自己当作小草,泥土永远会把你抑住,当丰收季节来临,人们会感激你彩色的收获!

感受柏林 (水彩画)

朱大白



三进耶鲁

徐志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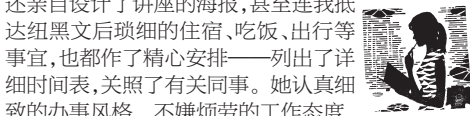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,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“闯”进了耶鲁。那天,在结束了哈佛的演讲后,轿车从波士顿直奔纽约,车上的几个人似乎都没心思多搭话,或许这两天奔波的疲劳,令他们对窗外的景色已没多大兴趣,唯有我还沉浸在兴奋中。突然,大道右侧一块绿色的路标牌跳入了眼帘,啊,我禁不住叫了起来:“耶鲁大学!你们看到了吗?前面拐弯可进入耶鲁大学!”驾车的小程也看到了指示牌,于是,没有任何商量,车便右拐了。

惊奇、兴奋,赞叹——这就是我们一行在拐入纽黑文小镇后的真实感受。耶鲁大学坐落在纽黑文小镇上,小镇就是校园,校园就是小镇,两者浑然一体。望着四周一栋栋酷似欧洲十八九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建筑,它们全都是耶鲁的校舍——教学楼、图书馆、行政楼、学生宿舍,大家为此显得特别兴奋,感觉似乎走进了一座庞大的欧洲古城堡,新鲜奇异,目不暇给。实在令人流连忘返。

没想到,第二年访学,我又到了耶鲁。本来出发前与耶鲁东亚系的孙康宜教授通过信,她告诉我,健康有些欠佳,近期在家中休养,于是我的访学计划中便没有安排拜访她。但到了耶鲁后,想想人已到了这里,总该给这里的主人挂个电话吧,况且知道她贵体欠佳,应该表示一下问候之意——于是乎,便打了个问候电话。没想到,孙教授电话中得知我已在耶鲁,非常高兴,一定要我去她家见面。在耶鲁图书馆小李开车带引下,我们来到了孙教授府上。正是这叩拜孙府,使我得悉,孙教授书房里原先的八千多册珍贵藏书,已经送上远洋货轮的集装箱,运往北京了,它们将落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,作为北大海外汉学家研修书库的重要资料。正因如此,偌大的书房,书架上已显得空空荡荡,摆放的大多是礼品和照片。对孙教授这一慨然之举,令我——不,应该说还包括北大的许多师生,都非常感动,北大校方在八千多册书运抵北大后,专门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。孙教授的这一赠书义举,使我好像有一种从欧洲古城堡进入了现代世界的感觉。

想不到的是,今年,当孙教授得知我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,要在哥大作学术演讲时,便一定要我也到耶鲁作一场演讲,说纽约到纽黑文,用不了多少时间。为了使此事能早些落实,她提前联系了耶鲁东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,定下了讲座举行的地点和时间,还亲自设计了讲座的海报,甚至连我抵达纽黑文后琐细的住宿、吃饭、出行等事宜,也都作了精心安排——列出了详细时间表,关照了有关同事。她认真细致的办事风格,不嫌烦劳的工作态度,在一次次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,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;这还不够,演讲当天,孙教授在上完自己任教的课后,专门步行到我下榻的宾馆,陪我一同前往演讲地点。还能说什么呢,面对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耶鲁大学老资格的讲座教授——唯有一切从命了。

耶鲁,一所原本对我来说遥远而又陌生的世界名校,却不知不觉间,让我得以“三进”,得以很好地领略了她的风物人情。



1977年底,我结婚的时候,收到许多珍贵的礼物,随着岁月的流逝,大部分已经消耗或遗失。但是,惟有一份礼物,一直伴随我到了今天,那就是段云老的书法横幅《满江红》: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……”。我和段老的小儿子段晓飞是38军的战友。在那个年代,战友比今天人们常说的“同事”一词可是多了许多情谊和血肉。1976年初,周总理去世后,“四人帮”为了压制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思念,禁止举行追悼会,部队也不例外。我和晓飞等几个北京来的子弟兵,悄悄地聚在机关宿舍,自发地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。大家热泪盈眶,愤愤不平,为国家的前途担忧。在那沉沉的夜色中,我们共同低吟着:“靖康耻,犹未雪。臣子恨,何时灭?”去年,遇到当年部队保卫部的干事,他透露,我和晓飞当时的活动一直都被高层所“关注”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的忧国之心和兄弟之情还依然使人热血沸腾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我们纷纷恋爱、娶妻。在我结婚的前几天,晓飞来到我家,笑呵呵地说,送你件礼物。我小心地打开一层又一层裹着的报纸,最后见到的是他父亲段老的一幅墨宝。我爱书法,晓飞是知道

的。那时,晓飞时常让我看看段老的书法,挠得我心里老是痒痒的,希望能够得到一幅段老的真迹。晓飞好像早就猜到了我的心思,竟悄悄地请老父亲挥笔留墨,而且还到荣宝斋精心装帧裱糊。当我慢慢打开横幅时,段老那遒劲而又飘逸的墨迹,如同一幅

段老赠我《满江红》

赵霄洛

壮阔的山水画卷,令人不禁“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”。我喜欢段老的书法。段老的字既有文人的书卷气,又蕴藏着书法家的功底和秉性。但是,比文人字多了点傲气,柔中带刚,刚胜于柔;比书法家多了点霸气,不取其巧,淡泊天成。正如启功老对他的书法评价那样:“溯往开今真谛在,天然平淡仰云翁。”但是,看多了段老的字,你会感到这既不是文人字也不是书法家的字,铸就段老书法风骨的还是政治家的老辣和沉稳。段老革命数十年,且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,独有的历练和深沉,悉数都融入了他的书法之中。

九十辞祝诗

陈以鸿

岁届壬辰,是先父文无公诞生双周甲之年,予小子虚度九十了。古人说: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这早已成为过时的话。於今科学昌明,医药发达,高龄老人日渐增多,寿限纪录不断提高。据专家研究,人类的自然寿命是一百五十岁,问题是要尽量消除不利因素。我认为,考虑到种种难以避免的影响,不妨打个八折,即一百二十岁,这应是人人可企及的目标。如此说来,九十岁实在不足以称庆,为此作辞祝诗一首,愿大家同登寿域。

九秩人生今不稀,旬年加我达期颐。何当百十春秋越,甲子双周庆未迟。

我看过他的多幅作品,那种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情怀,那种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壮志,力透纸背,跃然而出,扑面而来,令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段老,我曾经遇见过几次。北京东城帽儿胡同中的一个古朴、恬静的四合院,正是段老的旧居。当时,老人略微繁忙,从未与老伯攀谈,聆听教诲。这是一憾。巧的是,1997年春天,段老与我泰山大人前后几天相继去世,至今都在八宝山的同一灵堂。每每祭奠泰山大人时,我总也会在段老的遗像前伫立一会,与他说上几句,追思这位1912年出生,从山西省蒲县城关镇走出来的革命者、书法家。

岁月不饶人。在退休之后,我开始日习百字,临智永,摹松雪,更觉得书法的深奥和博大,要成就段老的书法造诣并非易事。但是,我将坚持习练下去。再过十年,我愿意与战友晓飞来个比赛,看看我们俩的书法谁更有段老的精、气、神。

十日谈

清明的怀念

今年是段老百年诞辰。写此短文,以表敬意。翻翻萧乾老送的书,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友谊。